

評點本

金庸武俠全集

神鵰俠侶



文匯藝術出版社



評點本
金庸武俠全集

神鵰俠侶

三

文化藝術出版社

目錄

第二十一回	襄陽慶兵	(七六一)
第二十二回	危城女嬰	(七九八)
第二十三回	手足情仇	(八四四)
第二十四回	意亂情迷	(八七四)
第二十五回	內憂外患	(九一一)
第二十六回	神鵬重劍	(九五〇)
第二十七回	鬥智鬥力	(九九〇)
第二十八回	洞房花燭	(一〇二九)
第二十九回	劫難重重	(一〇六五)
第三十回	離合無常	(一一〇二)

第二十一回 襄陽鏖兵

楊過正想拔出匕首，忽聽得窗外有人輕輕彈了三下，急忙閉目不動。

郭靖便即驚醒，坐起身來，問道：「蓉兒麼？可有緊急軍情？」窗外卻再無聲音。郭靖見楊過睡得鼻息調勻，心想他好容易睡着了，別再驚醒了他，於是輕輕下床，推門出房，只見黃蓉站在天井中招手。郭靖走近身去，低聲問道：「甚麼事？」

黃蓉精明過人，救了郭靖一次。

黃蓉不答，拉著他手走到後院，四下瞧了瞧，這才說道：「你和過兒的對答，我在窗外都聽見啦。他不懷好意，你知道麼？」郭靖吃了一驚，問道：「甚麼不懷好意？」黃蓉道：「我聽他言中之意，早在疑心咱倆害死了他爹爹。」郭靖道：「他或許確有疑心，但我已答允將他父親逝世的情由詳細說給他知道。」黃蓉道：「你當真要毫不隱瞞的說給他聽？」郭靖道：「他父親死得這麼慘，我心中一直自責。楊康兄弟雖然誤入歧途，但咱們也沒好好勸他，沒想法子挽救。」黃蓉哼了一聲，道：「這樣的人又有甚麼可救的？我只恨殺他不早，否則你那幾位師父又何致命喪桃花島上？」郭靖想到這樁恨事，不禁長長歎了口氣。

黃蓉道：「朱大哥叫芙兒來跟我說，這次過兒來到襄陽，神氣中很透著點兒古怪，又說你和他同榻而眠。我擔心有何意外，一直守在你窗下。我瞧還是別跟他睡在一房的好，須知人心難

測，而他父親……總是因為一掌拍在我肩頭，這才中毒而死。」郭靖道：「那可不能說是你害死他的啊。」黃蓉道：「既然你均有殺他之心，結果他也因我而死，那麼是否咱們親自下手，也沒多大分別。」郭靖沉思半晌，道：「你說得對。那麼我還是不跟他明言的為是。蓉兒，你累了半夜，快回房休息罷。過了今晚，明日我搬到軍營中睡。」

郭靖信人不疑；黃蓉疑人不信，互為補充。

他知愛妻識見智計勝己百倍，雖不信楊過對己懷有惡意，但她既如此說，也便遵依，於是伸手扶著她腰，慢慢走向內堂，說道：「過兒奮力奪回武林盟主之位，於國家大事上是非分明；兩次救你和美兒，全不顧自身安危，這等俠義心腸，他父親如何能比？」黃蓉點頭道：「這樣的少年本是十分難得，但他心中有兩個死結難解，一是他父親的死因，一是跟他師父的私情。唉，我好不容易說得龍姑娘離他而去，可是過兒神通廣大，不知怎地又找到了她。瞧他師徒倆的神情，此後是萬萬分拆不開的了。」郭靖默然半晌，忽道：「蓉兒，你比過兒更加神通廣大，怎生想個法子，好歹要救他不致誤入歧途。」

承先啓後。

黃蓉歎了口氣道：「別說過兒的事我沒法子，就連咱們大小姐，我也不知如何是好。靖哥哥，我心中只有一個你，你心中也只有一個我。可是咱們的姑娘卻不像爹娘，心裏同時有兩個少年郎君，對武家哥兒倆竟是不分軒輊。這教做父母的可有多為難。」

郭靖送黃蓉入房，等她上床睡好，替她蓋好了被，坐在床邊，握住她手，臉露微笑。近月來二人都為軍國之事勞碌，夫妻之間難得能如此安安靜靜的相聚片刻。二人相對不語，心中甚感安適。

細師生動。

黃蓉握著丈夫的手，將他手背輕輕在自己面頰上摩擦，低聲道：「靖哥哥，咱們這第二個孩子，你給取個名字。」郭靖笑道：「你明知我不成，又來取笑我啦。」黃蓉道：「你總是說自己

男兒名破虜，女兒念名城，妙。

郭靖意識太過先進。

不成。靖哥哥，普天下男子之中，真沒第二個勝得過你呢。」這兩句話說得情意深摯，極是懇切。

郭靖俯下頭來，在愛妻臉上輕輕一吻，道：「若是男孩，咱們叫他作郭破虜，若是女孩呢？」想了一會，搖頭笑道：「我想不出，你給取個名字罷。」黃蓉道：「丘處機道長給你取這個『靖』字，是叫你不忘靖康之恥。現下金國方滅，蒙古鐵蹄又壓境而來，孩子是在襄陽生的，就讓她叫作郭襄，好使她日後記得，自己是生於這兵荒馬亂的圍城之中。」

郭靖道：「好啊，但盼這女孩兒將來別像她姐姐那麼淘氣，年紀這麼大了，還讓父母操心。」黃蓉微微一笑，道：「若是操心得了，那也罷了，就只……」歎了口氣，道：「我好生盼望是個男孩兒，好讓郭門有後。」郭靖撫摸她頭髮，說道：「男孩兒、女孩兒不都一樣？快睡罷，別再胡思亂想了。」給她攏了攏被窩，吹滅燭火，轉身回房，見楊過睡得兀自香甜，鼓交三更，於是上床又睡。

那知他夫妻倆在後院中這番對答，都教楊過隱身在屏門之後聽了個清楚。郭靖黃蓉走入內堂，楊過仍是站著出神，反來覆去的只是想著黃蓉那幾句話：「我只恨殺他不早……他父親一掌拍在我肩頭，這才中毒而死……你我均有殺他之心，結果他也因我而死。」心想：「我父因他二人而死，那是千真萬確、再無可疑的了。這黃蓉好生奸滑，對我已然起疑，今晚我若不下手，只怕再無如此良機。」當下回房靜臥，等郭靖回來。

郭靖揭被蓋好，聽得楊過微微發出鼾聲，心道：「這孩子這時睡得真好。」於是輕輕着枕，只怕驚醒了他。過了片刻，正要朦朧睡去，忽覺楊過緩緩翻了個身，但他翻身之際鼾聲仍是不停。郭靖一怔：「任誰夢中翻身，必停打鼾。這孩子呼吸異常，難道他練內功時運逆了氣麼？這

岔子可不小。」卻全沒想到楊過是假裝睡熟。

楊過緩緩又翻了個身，見郭靖仍無知覺，於是繼續發出低微鼾聲，一面走下床來。原來初時他想在被窩中伸手過去行刺，但覺相距過近，極是危險，倘若郭靖臨死之際反擊一掌，只恐自己也難逃性命，便想坐起之後出刀，總是忌憚對方武功太強，於是決意先行下床，一刀刺中郭靖要害，立即破窗躍出，又怕自己鼾聲一停，使郭靖在睡夢中感到有異，因是一面下床，一面假裝打鼾。

這麼一來，郭靖更是給他弄得滿腔糊塗，心想：「這孩子莫非得了夢遊離魂之症？我若此時出聲，他一驚之下，氣息逆衝丹田，立時走火入魔。」於是一動也不敢動，側耳靜聽他的動靜。楊過從懷中緩緩拔出匕首，右手平胸而握，一步步走到床前，突然舉臂運動，挺刀正要刺出，只聽得郭靖說道：「過兒，你做甚麼惡夢了？」

楊過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雙足一點，反身破窗而出。他走得快，郭靖追得更快，他人未落地，只覺雙臂一緊，已被郭靖兩手抓住。楊過萬念俱灰，知道自己武功遠非其敵，抗拒也是無用，當下閉目不語。

郭靖抱了他躍回房中，將他放在床上，搬他雙腿盤坐，兩手垂於丹田之前，正是玄門練氣的姿勢。楊過又恨又怕：「不知他要用甚麼惡毒的法子折磨我？」突然間想起了小龍女，深吸一口氣，要待縱聲大呼：「姑姑，我已失手被擒，你趕快逃命。」

郭靖處處為他人著想，救了自己，更是救了楊過。

郭靖見他突然急速運氣，更誤會他是練內功岔了氣道，心想：「當此危急之際只能緩緩吞吐，如此大呼大吸，大有危害。」忙出掌按住了他小腹。

楊過丹田被郭靖運渾厚內勁按住，竟然叫不出聲，心中掛念著小龍女的安危，只急得面紅耳

危機之中仍有妙趣。

是爲實，亦是象徵。
無意雙關，方得真
妙。

赤，急想掙扎，苦於丹田被按，全身受制，竟然動彈不得。

郭靖緩緩的道：「過兒，你練功太急，這叫做欲速則不達，快別亂動，我來助你順氣歸源。」楊過一怔，不明他其意何指，但覺一團暖氣從他掌心漸漸傳入自己丹田，說不出的舒服受用，又聽郭靖道：「你緩緩吐氣，讓這股暖氣從水分到建里，經巨關、鳩尾，到玉堂、華蓋，先通了任脈，不必去理會別的經脈。」

楊過聽了這幾句話，又覺到他正在以內功助已通脈，一轉念間已猜到了八九分，暗叫：「慚愧！原來他只道我練功走火入魔，以致行為狂悖。」當下暗運內息，故意四下衝走，橫奔直撞，似乎難以剋制。郭靖心中擔憂，掌心內力加強，將他四下遊走的亂氣收束在一處。楊過索性力求逼真，他此時內功造詣已不淺，體中內息狂走之時，郭靖一時卻也不易對付，直花了半個時辰，才將他逆行的氣息盡數歸順。

這番衝蕩，楊過固然累得有氣無力，郭靖也是極感疲困，二人一齊打坐，直到天明，方始復元。郭靖微笑道：「過兒，好了嗎？想不到你的內力已有如此造詣，險些連我也照護不了。」楊過知他為了救助自己，不惜大耗功力，不禁感動，說道：「多謝郭伯伯救護，侄兒昨晚險些鬧成了四肢殘廢。」

不提可以，不想則不能，黃蓉提醒在先，楊過持刀在後，郭靖仍然不疑，有些過份。

郭靖心道：「你昨晚昏亂之中，竟要提刀殺我，幸好你自己不知，否則寧不自愧？」他只怕楊過知曉此事後過意不去，於是岔開話題，說道：「你隨我到城外走走，瞧一下四城的防務。」楊過應道：「是！」

二人各乘一匹戰馬，並騎出城。郭靖道：「過兒，全真派內功是天下內功正宗，進境雖慢，卻絕不出岔子。各家各派的武功你都可涉獵，但內功還是以專修玄門功夫爲宜。待敵兵退後，我

欲蓋彌彰，把郭靖當
呆子？

劉備故事最出名的是
桃園三結義，此處提
及，有深意焉。

再與你共同好好研習。」楊過道：「昨晚我走火之事，你可千萬別跟郭伯母說，她知道後定要笑我，說我學了龍姑姑旁門左道的功夫，以致累得伯伯辛苦一場。」郭靖道：「我自然不說。其實龍姑娘的功夫也非旁門左道，那是你自己胡思亂想，未得澄慮守一之故。」楊過料知此事只要給黃蓉獲悉，立時便識破真相，聽郭靖答應不說，心中大安。

二人縱馬城西，見有一條小溪橫出山下。郭靖道：「這條溪水雖小，卻是大大有名，名叫檀溪。」楊過「啊」了一聲，道：「我聽人說過三國故事，劉皇叔躍馬過檀溪，原來這溪水便在此處。」郭靖道：「劉備當年所乘之馬，名叫的盧，相馬者說能妨主，那知這的盧竟躍過溪水，逃脫追兵，救了劉皇叔的性命。」說到此處，不禁想起了楊過之父楊康，喟然歎道：「其實世人也均與這的盧馬一般，為善即善，為惡即惡，好人惡人又那裏有一定的？分別只在一念之差而已。」

楊過心下一凜，斜目望郭靖時，見他神色間殊有傷感之意，顯然不是出言譏刺自己，心想：「你這話雖然不錯，但甚麼是善？甚麼是惡？你夫妻倆暗中害死我父，難道也是善麼？當真是大言炎炎，不知羞慚。」他對郭靖事事佩服，但一想到父親死於他夫妻手下，總是不自禁的胸間橫生惡念。

二人策馬行了一陣，到得一座小山之上，升崖遠眺，但見漢水浩浩南流，四郊遍野都是難民，拖男帶女的湧向襄陽。郭靖伸鞭指著難民人流，說道：「蒙古兵定是在四鄉加緊屠戮，令老百姓流離失所，實堪痛恨。」

從山上望下去，見道旁有塊石碑，碑上刻著一行大字：「唐工部郎杜甫故里。」楊過道：「襄陽城真了不起，原來這位大詩人的故鄉便在此處。」

郭靖揚鞭吟詩，戲有些過。

有些過，但卻嚴謹周密。

郭靖揚鞭吟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艱難奮長戟，萬古用一夫。」

楊過聽他吟得慷慨激昂，跟著吟道：「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艱難奮長戟，萬古用一夫。郭伯伯，這幾句詩真好，是杜甫做的麼？」郭靖道：「是啊，前幾日你郭伯伯和我談論襄陽城守，想到了杜甫這首詩。她寫了出來給我看。我很愛這詩，只是記心不好，讀了幾十遍，也只記下這幾句。你想中國文士人人都會做詩，但千古只推杜甫第一，自是因他憂國愛民之故。」楊過道：「你說『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那麼文武雖然不同，道理卻是一般的。」郭靖聽他體會到了這一節，很是歡喜，說道：「經書文章，我是一點也不懂，但想人生在世，便是做個販夫走卒，只要有為國為民之心，那就是真好漢、真豪傑了。」

楊過問道：「郭伯伯，你說襄陽守得住嗎？」郭靖沉吟良久，手指西方鬱鬱蒼蒼的丘陵樹木，說道：「襄陽古往今來最了不起的人物，自然是諸葛亮。此去以西二十里的隆中，便是他當年耕田隱居的地方。諸葛亮治國安民的才畧，我們粗人也懂不了。他曾說只知道『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最後成功失敗，他也看不透了。我與你郭伯伯談論襄陽守得住、守不住，談到後來，也總只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八個字。」

懷念先賢，刻畫大俠精神，無形中影響楊過。

說話之間，忽見城門口的難民回頭奔跑，但後面的人流還是繼續前湧，一時之間，襄陽城外大哭小叫，亂成一團。

郭靖吃了一驚，道：「幹麼守兵不開城門，放百姓進城？」忙縱馬急奔而前，一口氣馳到城外，只見一排守兵彎弓搭箭，指著難民。郭靖大叫：「你們幹甚麼？快開城門。」守將見是郭

靖整後文。

靖，忙打開城門，放他與楊過進城。郭靖道：「衆百姓慘受蒙古兵屠戮，怎不讓他們進來？」守將道：「呂大帥說難民中混有蒙古奸細，千萬不能放進城來，否則為禍不小。」

郭靖大聲喝道：「便有一兩個奸細，豈能因此誤了數千百姓的性命？快快開城。」郭靖守城已久，屢立奇功，威望早著，雖無官職，但他的號令守將不敢不從，只得開城，同時命人飛報安撫使呂文德。

進一步鋪墊。

衆百姓扶老携幼，湧入城來，堪堪將完，突見遠處塵頭大起，蒙古軍自北來攻。宋兵分別散開，隱身城壕之後守禦。只見城下敵軍之前，當先一大羣人衣衫襤褸，手執棍棒，並無一件真正軍器，亂糟糟不成行列，齊聲叫道：「城上不要放箭，我們都是大宋百姓！」蒙古精兵鐵騎卻躲在百姓之後。

自成吉思汗以來，蒙古軍攻城，總是驅趕敵國百姓先行，守兵只要手軟罷射，蒙古兵隨即跟上。此法既能屠戮敵國百姓，又可動搖敵兵軍心，可說是一舉兩得，殘暴毒辣，往往得收奇效。郭靖久在蒙古軍中，自然深知其法，但要破解，卻是苦無良策。只見蒙古精兵持槍執刀，驅逼宋民上城。衆百姓越行越近，最先頭的已爬上雲梯。

呂文德是歷史人物，但守襄陽的卻是他的兄弟呂文煥，不知何故作者要寫呂文德？

襄陽安撫使呂文德騎了一匹青馬，四城巡視，眼見情勢危急，下令道：「守城要緊，放箭！」衆兵箭如雨下，慘叫聲中，衆百姓紛紛中箭跌倒，其餘的百姓回頭便走。蒙古兵一刀砍去個首級，一槍刺出個窟窿，逼著衆百姓攻城。

楊過站在郭靖身旁，見到這般慘狀，氣憤難當，只聽呂文德叫道：「放箭！」又是一排羽箭射了下去。郭靖大叫：「使不得，莫錯殺了好人！」呂文德道：「如此危急，便是好人，也只得錯殺了。」郭靖叫道：「不，好人怎能錯殺？」

此言一出，楊過心驚。這一場景爲此一言而設。

此處理一伏筆。

楊過心中一動，暗唸：「莫錯殺了好人！好人怎能錯殺？」

郭靖叫道：「丐幫兄弟和各位武林朋友，大家跟我來！」說著奔下城頭。楊過跟了下來。郭靖道：「你昨晚練氣傷身，今日千萬不能用力，在城頭上給我掠陣罷。」楊過見蒙古兵屠戮漢人，真是當他們豬狗不如，本想隨郭靖下去大殺一陣，聽了他這話，心中一怔，又不能直說昨晚其實並非練功走火，只得回上城頭。

郭靖率領衆人，大開西門，衝了出去，迂回攻向蒙古軍側翼。在衆百姓之後押隊的蒙古軍當即分兵來敵。郭靖所率領的大半是丐幫好手，另有一小半是各地來投的忠義之士，齊聲吶喊，奮勇當先，兩軍相交，即有百餘名蒙古兵被砍下馬來。眼見這隊蒙古千人隊抵擋不住，斜刺裏又衝到一個千人隊，揮動長刀，衝刺劈殺。蒙古軍是百戰之師，猛勇剽悍，郭靖所率壯士雖然身有武藝，一時之間卻也不易取勝。被逼攻城的衆百姓見蒙古軍專心廝殺，不再逼攻，發一聲喊，四下逃散。

只聽得東邊號角聲響，馬蹄奔騰，兩個蒙古千人隊疾衝而至，接著西邊又有兩個千人隊馳來，將郭靖等一羣人圍在垓心。

呂文德在城頭見到蒙古兵這等威勢，只嚇得心膽俱裂，那敢分兵去救？

城下雨軍搏殺，城上楊過心中也有一場戰爭衝突。至此，楊過心理開始有微妙轉化。

楊過站在城頭觀戰，心中反覆念著郭靖那兩句話：「莫錯殺了好人！好人怎能錯殺？」眼見他身陷重圍，心想：「城頭本來只須不斷放箭，射死一些百姓，蒙古兵便無法攻上。郭伯伯眼下身遭危難，全是為了不肯錯殺好人而起。這些百姓與他素不相識，絕無淵源，他尚且捨命相救，他又何以要害死我爹爹？」

眼望著城下的慘烈廝殺，心中的念頭卻只是繞著這個難解之謎打轉：「他和我爹爹義結金

蘭，交情自不尋常，但終於下手害他，難道我爹爹真是個十惡不赦的壞人麼？」他自小想象父親仁俠慷慨，英俊勇武，乃是天下一等一的好男兒，突然要他承認父親是個壞人，實是萬萬不能。可是在他內心深處，早已隱約覺得父親遠遠不及郭伯伯，只是以前每當甫動此念，立即強自壓抑，此刻卻不由得他不想此節了。

這時城下喊聲動天地，郭靖一千人左衝右突，始終殺不出重圍。朱子柳率領一隊人馬，武氏兄弟與郭芙另行率領一隊人馬，均欲出城接應，只聽得號角聲急，蒙古又有四個千人隊衝到城門之前。忽必烈用兵果然非同尋常，只待城中開門接應，四隊精兵便一擁而入。呂文德瞧得心驚肉跳，大聲傳令：「不許開城！」又命兩百名刀斧手嚴守城門之旁，有敢開啓城門者立斬。大將王堅領弓弩手在城頭不住放箭。

城內城外亂成一團，楊過心中也是諸般念頭互相交戰，一時盼望郭靖就此陷沒在亂軍之中，一時又望他殺退敵軍。突見蒙古軍陣勢亂了，數千騎兵如潮水般向兩旁潰退，郭靖手持長矛，縱馬馳出，身後壯漢結成方陣，衝殺而前。這方陣甚是嚴整，片刻間已衝到城門口，郭靖回轉馬頭，親自殿後，長矛起處，接連七八名蒙古將官挑下馬來。蒙古兵將一時不敢逼近。

呂文德對郭靖倚若長城，見他脫險，心中大喜，忙叫：「開城！只可小開，千萬不能大開！」當下城門開了三四尺，僅容一騎，衆壯漢陸續奔進城來。蒙古中軍黃旗招動，兩隊軍馬分自左右衝到。呂文德大叫：「郭靖兄弟，快進城！咱們不等旁人了。」郭靖見部屬未曾盡數脫險，那肯先行入城，反而回馬上前，刺殺了兩名衝得最近的蒙古勇士。

但大軍既動，猶如潮水一般，郭靖雖武藝精深，一人之力，又怎抵擋得了大軍衝擊？朱子柳在城頭見情勢危急，忙垂下一根長索，叫道：「郭兄弟，抓住了。」郭靖一回頭，見最後一名丐

金輪法王出手，郭靖殆矣！

幫兄弟已經入城，卻有十餘名蒙古兵跟著衝進城門。城門旁的刀斧手一面抵敵，一面用力關門，兩尺厚的鐵門緩緩合攏。郭靖大喝一聲，挺矛刺死了一名蒙古十夫長，縱身躍起，拉住了長索。朱子柳奮力拉扯，郭靖登時向上升了丈許。

蒙古軍督戰的萬夫長大喝：「放箭！」霎時之間千弩齊發。郭靖上躍之際早已防到此着，扯下長袍下襟，右手拉索，左手將袍子在前舞得猶如一塊大盾牌，勁力貫袍，將羽箭盡皆擋開，只是他所乘的坐騎卻在城門前連中數百枝長箭，竟如刺蝟一般。朱子柳雙手交替，將郭靖越拉越高。

眼見他身子離城頭尚有二丈，蒙古軍中突然轉出一個高瘦和尚，身披黃色袈裟，正是金輪法王。他從一名蒙古軍官手中接過鐵弓長箭，拉滿了弦，搭上狼牙鵬翎，心知郭靖與朱子柳都武藝深湛，倘若射向人身，定被擋開，當下右手一鬆，羽箭離弦，向長索中節射去。這一招甚是毒辣，羽箭離郭朱二人均有一丈上下，二人無法相擋。金輪法王尚怕二人突出奇法破解，一箭既出，又分向朱子柳與郭靖各射一箭。第一箭拍的一聲，將長索斷成兩截，第二第三箭勢挾勁風，續向朱郭二人射到。

長索既斷，郭靖身子一沉，那第二箭自是射他不着。朱子柳但覺手上一輕，叫聲：「不好！」羽箭已到面門。這一箭勁急異常，發射者顯是內力極為深厚，此刻城頭上站滿了人，朱子柳心知若是低頭閃避，這箭定須傷了身後之人，當下左手伸出二指，看準長箭來勢，在箭桿上一撥，那箭斜斜的落下城頭去了。

郭靖一覺繩索斷截，暗暗吃驚，跌下城去雖然不致受傷，但在這千軍萬馬包圍之中，如何殺得出去？此時敵軍逼近城門，我軍若是開城接應，敵軍定然乘機搶門。危急之中不及細想，左足

郭靖的人生亦如是。

在城牆上一點，身子陡然拔高丈餘，右足跟著在城牆上一點，再升高了丈餘。這路「上天梯」的高深武功當世會者極少，即令人練就，每一步也只上升得二三尺而已，他這般在光溜溜的城牆上踏步而上，一步便躍上丈許，武功之高，的是驚世駭俗。霎時之間，城上城下寂靜無聲，數萬道目光盡皆注視在他身上。

金輪法王暗暗駭異，知道這「上天梯」功夫全憑提一口氣躍上，只消中間畧有打岔，令他一口氣鬆了，第三步便不能再行竄上，當下彎弓搭箭，又是一箭向郭靖背心射去。

箭去如風，城上城下衆軍齊叫：「休得放箭！」兩軍見郭靖武功驚人，個個欽服，均盼他就此縱上城頭。蒙古兵雖是敵人，卻也崇敬英雄好漢，突見有人暗箭加害，無不憤慨。

蒙古民族是英雄的民族。

郭靖聽得背後長箭來勢凌厲，暗叫：「罷了！」只得回手將箭撥開。兩軍數萬人見他背後猶似生了眼睛一般，這一箭偷襲竟然傷他不得，齊聲喝采。但就在震天響的采聲之中，郭靖身子已微微向下一沉，距城頭雖只數尺，卻再也竄不上去了。

當兩軍激戰之際，楊過心中也似有兩軍交戰一般，眼見郭靖身遭危難，他上升下降，再上再落，這兩下起伏只片刻間之事，楊過心中卻已轉了幾次念頭：「他是我殺父仇人，我殺他不殺？救他不救？」當郭靖使「上天梯」功夫將上城頭之際，楊過便想凌空發掌擊落，郭靖在半空無所借力，定然身受重傷，墮下城去。他稍一遲疑，郭靖已被法王發箭阻撓，無法縱上。楊過心中亂成一團，突然間左手拉住朱子柳手中半截繩索，撲下城去，右手已抓住了郭靖的手臂。

這一下奇變陡生，但朱子柳隨機應變，快捷異常，當即雙臂使勁，先將繩索向下微微一沉，隨即勁運雙臂，急甩過頂。楊過與郭靖二人在半空中劃了個圓圈，就如兩頭大鳥般飛在半空。城上城下兵將數萬，無不瞧得張大了口合不攏來。

妙在來不及細想，做出本能反應，這時楊過是真楊過。

不失射鵰英雄本色。

郭靖身在半空，心想連受這番僧襲擊，未能還手，豈非輸於他了？望見金輪法王又是一箭射來，左足一踏上城頭，立即從守軍手中搶過弓箭，狼臂伸屈，長箭飛出，對準金輪法王發來的那箭射去，半空中雙箭相交，將法王來箭劈為兩截。法王剛呆得一呆，突然疾風勁急，鏗的一響，手中鐵弓又已斷折。要知法王與郭靖的武功雖在伯仲之間，但郭靖自幼在蒙古受神箭手哲別傳授，再加上精湛內力，弓箭之技，天下無雙，法王自是瞠乎其後。他連珠三箭，第一箭劈箭，第二箭斷弓，第三箭卻對準了忽必烈的大纛射去。

這大纛迎風招展，在千軍萬馬之中顯得十分威武，猛地裏一箭射來，旗索斷絕，忽必烈的黃旗立時滑了下來。城上城下兩軍又是齊聲發喊。

忽必烈見郭靖如此威武，已軍士氣已沮，當即傳令退軍。

郭靖站在城頭，但見蒙古軍軍形整肅，後退時井然有序，先行者不躁，殿後者不懼，不禁歎了一口長氣，心想：「蒙古精兵，實非我積弱之宋軍可敵。」想起國事，不由得憂從中來，濃眉雙蹙。朱子柳、楊過等見他揚威於敵陣之中，耀武於萬眾之前，但竟沒半點驕色，心下無不深佩。

忽必烈退軍數十里，途中默思破城之策，心想有郭靖在彼，襄陽果是難尅。法王道：「殿下親眼所見，若非楊過那小子出手救援，郭靖今日性命不保。老衲早知那楊過是個反覆無常之徒。」忽必烈道：「不然！料那楊過是要手刃郭靖，為父報仇，不願假手於人。我瞧他為人飛揚勇決，並非深沉險詐之小人。」法王不以為然，但不敢反駁，只道：「但願如殿下所料。」

蒙古兵退，襄陽城轉危為安。安撫使呂文德興高采烈，又在元帥府大張筵席慶功，這一次楊過也被請為席中上賓。眾人對他飛身相救郭靖時出手迅捷、奮不顧身，無不交口大讚。武氏兄弟

忽必烈與金輪法王孰是孰非，現在難以判斷。

將軍一箭定乾坤，郭靖庶幾近之。